

昌黎先生集

三十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四



通解

洪慶善曰通解擇言解鄩人對或云皆少作陳齊之云通解之

乎者也下皆未當此雖少作然亦本訛也通解雖不見於正集

然亦趙德文錄中所載當知其為公文也

今之人以一善為行而恥為之慕達節而稱

夫通才者多矣然而脂韋汨沒以至於老死

者相繼亦未見他之稱他下或有人字○今按此句疑有脫誤

其豈非亂教賊名之術歟亂或且五常之教作害

與天地皆生地非是然而天下之人不得

快言

昌黎外四

一

世孫堂

錢琪

其師終不能自知而行之矣故堯之前千萬

年天下之人促促然不知其讓之為美也於

是許由哀天下之愚且以爭為能迺脫屣其

九州高揖而辭堯由是後之人竦然而言曰

雖天下猶有薄而不售者況其小者乎或作焉

同故讓之教行於天下許由為之師也為之作或作

之為下同自桀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循循然

不知忠易其死也故龍逢哀天下之不仁覩

君父百姓入水火而不救於是進盡其言退

就割烹

就下或有其字非是

故後之臣竦然而言曰雖

萬死猶有忠而不懼者況其小者乎故忠之

教行於天下

忠之上或有其字非是

由龍逢為之師也

自周之前千萬年

周或殷作

渾渾然不知義之可

以換其生也

或以無字

故伯夷哀天下之偷且以

彊則服食其葛薇逃山而死

之下或有人字服或作伏且以

疑有脫誤

故後之人竦然而言曰

故或作於是

雖餓死猶有義而不懼者況其小者乎

義或死

故義之教行於天下由伯夷為之師也

或作

昌黎外四

二

世綵堂

錢升

是三人俱以一身立教而為師於百千萬年

間

或無百字

其身亡而其教存扶持天地功亦厚

矣

存下或有於字功上或有而字

嚮令三師恥獨行慕通達

則堯之日必曰得位而濟道安用讓為

用或作能

夏之日必曰長進而否退安用死為周之日

必曰和光而同塵

和光而同塵或作同塵而和光

安用餓為

若然者天下之人促促然而爭循循然而佞

渾渾然而偷其何懼而不為哉是則

或無則字

三

師生於今必謂偏而不通者矣

或無必字謂偏作為偏矣

或作也矣上或無者字嗚呼今之人其慕通達之為弊也

且古聖人言通者蓋百行衆藝備於身而行

之者也而有通字今恒人之言通者蓋百行衆

藝闕於身而求合者也是則古之言通者通

於道義今之言通者通於私曲其亦異矣之古

今之下或將欲齊之者其不猶矜糞丸而擬

質隨珠者乎字或無其字或無其矜二字且今今父兄

教其子弟者曰爾當通於行如仲尼雖愚者

亦知其不能也或無亦字也曰爾尚力一行

如古之一賢雖中人亦希其能矣賢上或無一字豈

不由聖可慕而不可齊邪賢可及而可齊也

也或作邪○今按恐上句無邪字下句也字却當作邪今之人行未能

及乎賢而欲齊乎聖者亦見其病矣一作夫

古人之進修或作中人非是或幾乎聖人今之人行

不出乎中人而恥乎力一行為獨行且曰我

通同如聖人我下或有周字同字疑衍彼其欺心邪吾不

知矣彼其欺人而賊名邪吾不知矣余懼其

說之將深為通解

擇言解

火洩於密而為用且大能不違於道可燔可

炙可鎔可甄以利乎生物乎或於及其放而不

禁反為災矣或無其字水發於深而為用且

遠能不違於道可浮可載可飲可灌以濟乎

生物乎或於及其導而不防反為患矣言起於

微而為用且博能不違於道可化可令可告

可訓以推於生物及其縱而不慎反為禍矣

火既我災有水而可伏其焰能使不陷於灰

達五

昌黎外四

四

世綵堂

共

燼矣或陷或作踏水既我患有土而可遏其流

能使不仆於波濤矣或無而言既我禍即無

以掩其辭能不罹於過者亦鮮矣於過或作

或有失字所以知理者又焉得不擇其言歟其為

慎而甚於水火言上或無其

鄠人對

新史孝友傳唐時陳藏器注

是民間以父母疾多割股肉以

進或給帛或旌門閭善乎韓愈

孝未聞毀支體者藥餌以是為

論胡古切京兆縣名

鄠有以孝為旌門者疑為字疑衍又乃本其自

於鄠人曰彼自剔股以奉母疾瘳大夫以聞

其令尹令尹以聞其上按尹謂京兆尹上俾

聚土以旌其門其或無字使勿輸賦以為後勸以為

或作鄠大夫常曰他邑有是人乎愈曰母疾

則止於烹粉藥石以為是或無愈字或無止

史作父母疾烹藥餌以是為孝○今按是字

或或是事字按下文又有未聞字此未聞字恐

夫字或是類若未聞毀傷支體以為養在教未聞

有如此者苟不傷於義則聖賢當先眾而為

之也聖賢或是不幸因而致死而字○今按有且

疑是且字則毀傷滅絕之罪有歸矣滅絕一作絕滅

其為不孝得無甚乎苟有合孝之道苟或作

疑有又不當旌門蓋生人之所宜為曷足為

異乎或無字既以一家為孝是辨一邑里皆無

孝矣以一身為孝是辨其祖父皆無孝矣然

或陷於危難能固其忠孝而不苟生之逆亂

謂之當劉仲忱以是而死者乃旌表門閭表下有

其爵祿其子孫斯為為勸已矧非是而希免

輸者乎曾不以毀傷為罪滅絕為憂或作其憂非是不罾於市而已贖於政况復旌其門

河南府同官記

元或無府字記謂永貞

陵法曹獲事河東公言裴均時節度荆南也後五年始立石則元和五年也記亦趙德文錄所載呂夏卿以為可信者其叙事筆力非公不能誠公之作矣

永貞元年

貞元二年十一月

愈自陽山移江陵

法曹參軍

是歲八月憲宗即位公量移江陵法曹參軍

獲事河東

公

江陵節度使裴均字君齊河東人

公嘗與其從事言

或無公字

建中初天子始紀年更元

大曆十五年正月改元建中命

官司舉貞觀開元之烈

或作列非是

羣臣惕慄

奉職命材登良不敢私違當時自齒朝之士

而上以及下百執事

百下或

官闕一人將補

必取其良然而河南同時於天下稱多獨得

將相五人

或無同時二字方無將字○今按下文所記實為宰相者三人裴顧

未為真相故特著其官職戎馬之故於府之

參軍則得我公

裴均也

於河南主簿則得故相

國范陽盧公

邁字子玄

於汜水主簿

汜水名前漢渡

兵記凡水。則得故相國今太子賓客滎陽鄭

公今餘慶字居業滎陽人下相國上方無故字

本誤也。於陸渾主簿則得相國今吏部侍郎

天水趙公宗儒字秉文鄧州人相於登封主

簿則得故吏部尚書東都留守吳郡顧公連少

字夷仲蘇州人故下一本或有盧公去河南

為右補闕其後由尚書左丞至宰相貞元九

至邁自左丞同平章事鄭公去汜水為監察御

史佐山南軍其後由工部侍郎至宰相罷而

又為餘慶去汜水為監察御史史傳逸之建

為府從事貞元十四年七月自工部侍郎同

平章事元和六年九月罷為郴州司馬永貞元

年八月復以尚書左丞同趙公去陸渾為右

拾遺其後由給事中為宰相中為或作中至

御史其後由京兆尹至吏部尚書東都留守

貞元十六年五月以少連為京兆尹十我公

去府為長水尉其後由膳部郎中為荆南節

度行軍司馬遂為節度使均去府為長水尉

昌黎外四 七 世系三

九年五月均自荆南行自工部尚書至吏部

尚書三相國之勞在史冊有在上或布字顧吏部慎

職小心于時有聲我公愿潔而沈密開亮而

卓偉行茂于宗事脩于官嗣紹家烈不違其

先均曾祖行作帥南荆帥或扞厥聞休顯音問

武志既揚文教亦熙亦或登槐贊元其慶且

至故好語故事者以為五公之始迹也同其

後進而偕大也亦同其稱名臣也又同官職

雖分而功德有巨細或無官職字分作則其

有忠勞於國家也同忠上或無也字而有亦字有

若將同其後而先同其初也有聞而問者或

有於是焉書既五年謂元和始立石刻其語

河南府參軍舍庭中有語于字於時河東公為

左僕射宰相時或出藩大邦開府漢南元和

四月均自荆南召為右僕射是歲九月庚寅

鄭公以工部尚書留守東都元和三年六月

書為東都留守史傳逸之獨見公此記又趙

公以吏部尚書鎮江陵元和三年宗儒檢校

昌黎公夕回 世綵堂 孫

度漢南地連七州山南東道管襄鄧州戎士十

萬其官宰相也留守之官居禁省中守下或無之字

歲時出旌旗序留司文武百官於宮城門外

而衙之江陵故楚都也戎士五萬三公同時

時盧顧死矣故止及裴鄭趙三公云千里相望可謂盛矣河東

公名均姓裴氏

記宜城驛或作宜城驛記下或有愈

縣公嘗有楚昭王廟詩云丘園滿目衣冠盡城郭連雲草樹荒

猶有國人懷舊德一間茅屋祭昭王與此記合

昌黎外因

九

世錄堂

錢

此驛置在古宜城內下或有複出宜城字楚

宜驛東北有井傳是昭王井昭或無有靈異至

今人莫汲開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採訪韓

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傳言汲者死行人雖

渴困不敢俯視朝宗移書諭神自是飲者亡

恙也驛前水傳是白起堰西山下澗灌

此城壞堰或脫楚人多死流城東陂臭聞遠近

因號其陂臭陂臭陂上或有有蛟害人漁者避

之井東北數十步有楚昭王廟昭或無有舊時

高木萬株多不得其名始或作歷代莫敢剪伐

尤多古松大竹于太傅

于帥襄陽

或無

遷宜

城縣并改造南境數驛材木取足此林舊廟

屋極宏盛今惟草屋一區然問左側人尚云

每歲十月民相率聚祭其前廟後小城蓋王

居也

後或作復

其內處偏高廣員八九十畝號殿

多甄可為

城當是王朝內之所也

城或作域朝或作廟

多甄可為

書硯自小城內地今皆屬甄氏甄氏於小城

北立墅以居甄氏有節行

謂甄濟元侍御嘗以書請於公乞書

甄氏父子節義見公答元侍御書

其子逢以學行為助教元

和十四年二月二日題

題李生壁

李平

余始得李生於河中今相遇於下邳

或作邳非是洪

慶善云下邳貞觀中屬泗元和屬徐

自始及今十四年矣始

相見吾與之皆未冠未通人事追思多有可

笑者與生皆然也今者相遇皆有妻子昔時

無度量之心寧復可有是生之為交何其近

古人也

近下或有於字

是來也余黜於徐州將西居

於洛陽汎舟於清泠池泊於文雅臺下西望

商丘或作州東望脩竹園入微子廟求鄒陽

枚叔司馬相如之故文清泠池文雅臺商丘

睢陽即梁孝王城鄒枚久立於廟陞間廟皆在

相如皆孝王之客也廟下陞間或作悲那頌之不作於是者已久之頌

或作之頌那商頌祀成湯之詩睢陽有亳城

湯所都也其後武王伐殷以微子奉商祀有

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隴西李翱太原王

涯上谷侯喜實同與焉○涯或作渥與音預貞元十六年五月十四日昌黎韓愈書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四

世綵堂
勅梓家藏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五

除崔羣戶部侍郎制

舊史云羣元和初為翰林學士

以讜言正論聞於時九年遷禮部侍郎十年知貢舉取士三十餘人選拔才行咸為公當轉戶部新史不載其為禮部逸之也

公掌綸誥一年唯外集有此制一首則其文遺逸多矣李漢云

收拾遺文無所失墜信乎

勅地官之職邦教是先必選國華以從人望

具官崔羣體道履仁外和內敏或作內清而

容物善不近名從容禮樂之間特達珪璋之

昌黎外五

世深堂

表比參密命弘益既多

羣元和初為翰林及

貳儀曹升擢惟允邁茲令德茲或此藹然休聲

選賢與能于今雖重雖或作盛擇才均賦均

作自古尤難往慎乃司以服嘉命可下或有

祭董相公文

董公名晉祭下或有

推官晉薨之三日而斂既斂而

行於行之四日公從喪至偃師

而汴軍亂此文公與一時僚吏

名位具載本然陸長源孟叔

也者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五

維貞元十五年歲次己卯二月乙亥朔某日

節度行軍司馬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

夫知使事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陸長源

吳縣開國或作吳郡度支營田判官檢校金

部員外郎侍御史孟叔度觀察支使監察御

史裏行丘穎觀察推官守祕書省校書郎韓

愈等謹以少牢之奠敬祭于故尚書右僕射

平章事隴西公之靈嗚呼天高而明地厚而

平五氣叙行萬彙順成交感旁暢聖賢以生

雨水于雲瀆水于坤或作神蕃昌生物昌生或庶

有假有因天睽唐邦錫之元臣肫肫元臣肫肫

或作肫音諄誤其德孔碩不諂不笑不威不赫

不諂不笑或作不容不諂或作不陷不酷或

無不笑二字而連下文不威為句下文其敵

下別出字不讎二不求其盈或用不致其敵爰

立作相立或初訐謨實勤出若無辭疇德之聞

德或帝念東土公其來撫乃守洛都貞元三十

月晉為東乃藩浚郊迺去厥疾迺施厥膏不

知其勞鰥寡以饒維昔浚郊厥亂維舊昔或若

世采堂

歌亂維舊或作維亂有狡有狂其羣孔醜公

其來矣為民父母為民或作非是父誨其義母仁

其愚既變既從孰云其初孰云或作親云非是自

邇徂遠混然一區公來自中天子所倚公今

不歸誰佐天子公既來止或作既來至止或

行狀更定東人以完公既歿矣人誰與安濁流渾

渾有闢其郭填道歡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

公在喪車旨酒既盈嘉肴在盛音成嗚呼我公

庶享其誠尚饗

昌黎外五

三 世祿堂

雷塘禱雨文

此篇乃柳子厚

祭石君文

或作祭石濬川文石洪濬

尉遂葬于死所故曰客葬秦原

也公既誌其墓又同宋景為文

之以祭

維元和七年歲次壬辰七月二十七日右補

闕宋景國子博士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

敬祭于石三學士之靈或無字惟君學成于身

名彰于人知道之可行見人之不幸見人或

或作見命不不事顧讓以圖就功如何奄忽

上或無之字

永喪其躬

此四字或作以喪其良能下或有

知口有義何害○今按諸

本皆無文理疑不足據曰景與愈與游為

久

或無曰字景下或無與字

自君之逝相遇

輒哀傍無強親子孩妻姪

字或作稚姪古文如

敢忘分濟念力未任容葬秦原孤竄誰附奠

以送訣悲何可窮尚饗

祭房君文

房次卿字蜀客公嘗誌其

也次卿卒于京兆興平尉文曰

吾未死無以妻子為念其恤孤

厚之意

昌黎外五 四 世綵堂

維某年月日愈謹遣舊吏皇甫悅以酒肉之

饋展祭於五官蜀客之柩前

或無維某字愈

於一嗚呼君迺至於此吾復何言

於此或若

有鬼神吾未死無以妻子為念嗚呼君其能

聞吾此言否

君上或尚饗

高君仙硯銘

并序

儒生高常與子下天壇中路獲硯石似馬蹄

狀外稜孤聳內發墨色幽奇天然疑神仙遺

物寶而用之請予銘底

仙馬有靈迹在于石稜而宛中有點墨迹文

字之祥君家其昌應劭武紀注大宛舊有天

謂蹋石有迹言其蹄堅利朱新仲謂銘語本此○宛平聲

高君畫讚此篇從蜀本錄之今按疑非公所作然姑存之

君子温閑骨氣委和迹不拒物心不揚波澄

源卷璞含白瑳瑳遺紙一張德音不忘

潮州請置鄉校牒東坡潮州廟記謂始潮之人未知學

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之人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

今號稱易治此即公請置鄉校之意也

昌黎外五

昌黎外五

五

世綵堂

海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齊上或字則民免

而無恥不如以德禮為先而輔以政刑也或無

則字禮字夫欲用德禮未有不由學校師弟子者

此州學廢日久進士明經百十年間百十年間或作

百十年間或作不聞有業成貢於王庭試於有司者

貢試下或並無人吏目不識鄉飲酒之禮耳

未嘗聞鹿鳴之歌或無目忠孝之行不勸亦

縣之恥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戶

萬有餘豈無庶幾者邪刺史縣令不躬為之

師里閭後生無所從學爾或作耳又或作矣非是趙德

秀才沈雅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

道論說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為師矣下師

或有友字請攝海陽縣尉為衙推官或無官字專勾當

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刺史出已俸百

千以為舉本舉或作學收其贏餘以給學生厨饌

直諫表說見第三卷

論顧威狀同上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五

世綵堂
亦梓家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六

順宗實錄卷第一

一起藩邸盡貞元二年二月

方本不載實錄云諸本順宗實錄皆以
附外集然李漢序謂又有注論語十卷
傳學中則知實錄固不必附也○今按李
漢之說據當時而言之似未為失然其
竄易不成全書是則皆李漢之為也方
氏不察而從其說既已誤矣況今去公
之時又益以遠比之當日事體而又大
同故其片文隻字名為公之事體而決
知其非偽者皆當固不使以一時苟簡
真能好公之文者固不遺也故今於實
錄之論為限斷而直有所遺也庶幾
錄姑仍外集而詳加校定庶幾猶足以

十六方

昌黎外六

世綵堂

見公筆削之大指云○舊史公傳云時
謂愈有史筆及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
叙事拙於取捨頗為當代所非穆宗在
宗嘗詔史臣添改時愈壻李漢係在
顯位諸公難之而韋處厚別撰順宗實
錄三卷且公進實錄表狀所云乃監修
李吉甫以韋處厚所撰未周悉令臣重
修而舊傳反謂所撰不當處厚別撰三
卷誤矣新史又云自韓愈為順宗實錄
議者闕然不又卒竄定無全篇按路隋
傳文宗嗣位隋以宰相監修國史初韓
愈撰順宗實錄書禁中事太切直宦寺
不喜訾其非實帝詔大善言改修非
尉卿周君巢諫議大夫王彥威給事中
李固言史官蘇景喬皆言惡尚不可
史用者褒貶所在匹夫善惡尚不可
況人君乎議者至引僧孺謂第五倫
比以蔽聰明臣宗閱引僧孺謂第五倫

漢蔣係皆愈之壻不可參撰俾臣得下
筆臣謂不然且愈所書已非自出元和
以來相循逮今雖漢等以嫌無害公議
請條示甚謬誤者付史官刊定有詔摘
貞元永貞間數事為失實餘不復改漢
等亦不罷由是觀之則公於元和十年
夏進此實錄後纔一刊正耳是文宗朝所
特改者貞元永貞間數事耳舊史以為
韋處厚別撰者固非而新史又謂卒竄
定無全篇者亦非也司馬溫公考異云
景祐中編次崇文總目順宗皇帝實錄
有七本皆五卷題云韓愈等撰五本略
而二本詳編次者兩存之其中多異同
然則是非取捨後世安所折衷耶終之
唯公之信而已此新史所以采
撫無遺且以公為知言也歟

史臣韓愈撰或無此

三十三

昌黎外六

二

世綵堂

孟壽

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

德下史有諱誦弘道二字

德宗長子母曰昭德皇后王氏上元二年正

月十二日生

正月戊戌生於長安之東內

大曆十四年封

為宣王建中元年立為皇太子

史云大曆十四年六月進

封宣王十二月乙卯立為皇太子

慈孝寬大仁而善斷留心

藝學亦微信尚浮屠法禮重師傅引見輒先

拜善隸書德宗之為詩并他文賜大臣者率

皆令上書之德宗之幸奉天倉卒間

倉或上作蒼

常親執弓矢率軍後先導衛備嘗辛苦上之

爲太子於父子間慈孝交洽無嫌每以天下
爲憂德宗在位久稍不假宰相權而左右得
因緣用事外則裴延齡李齊運韋渠牟等以

姦佞相次進用延齡尤狡險判度支

貞元九年五月

以裴延齡爲戶務刻剝聚斂以自爲功天下

皆怨怒上每進見候顏色輒言其不可至陸

贄張滂李充等以毀譴朝臣懷懼

江○懷所諫

議大夫陽城等伏閣極論德宗怒甚將加城
等罪內外無敢救者上獨開解之城等賴以

三

昌黎外六

三

世綵堂

萬

免德宗卒不相延齡渠牟上有力焉貞元二
十一年癸巳德宗崩景申上卽位太極殿
冊曰維貞元二十一年歲次乙酉正月辛未
朔二十三日癸巳皇帝若曰於戲天下之六
實惟重器祖宗之業允屬元良咨爾皇太子
誦睿哲溫恭寬仁慈惠文武之道秉自生知
孝友之誠發於天性自膺上嗣毓德春闈恪
慎于厥躬祗勤于大訓必能誕敷至化安勸
庶邦朕寢疾彌留弗興弗寤是用命爾繼統

俾紹前烈宜陟元后永綏兆人其令中書侍

郎平章事高郢奉用即皇帝位爾惟奉若天

道以康四海懋建皇極以熙庶功無忝我高

祖太宗之休命倉粹召翰林學士鄭細衛次

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眾莫敢對次公遠

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嗣中外屬心必不

得已猶應立廣陵王細上自二十年九月得

風疾因不能言使四面求醫藥天下皆聞知

德宗憂感形于顏色數自臨視二十一年正

月朔辛未舍元殿受朝元或還至別殿諸王

親屬進賀獨皇太子疾不能朝德宗為之涕

泣悲傷歎息因感疾恍惚日益甚二十餘日

中外不通兩宮安否朝臣咸憂懼莫知所為

雖翰林內臣亦無知者舍元殿至日益甚四

豫諸王親戚皆侍醫藥獨上卧病不二十三

日上知內外憂疑紫衣麻鞋不俟正冠出九

仙門召見諸軍使京師稍安二十四日宣遺

詔上縗服見百寮二十六日即位丙申即皇

極殿衛士尚疑之企足引領而上學書於王

任人頗有寵

任下或有

王叔文

山陰

以碁進

俱待詔翰林數侍太子碁叔文詭譎多計譎

決音

上在東宮嘗與諸侍讀并叔文論政至宮

市事上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

文無言既退上獨留叔文謂曰向者君奚獨

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

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侍膳問安不冝言外

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

上大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

世

昌黎外六

五

世綵堂

角

愛幸與王任兩人相依附俱出入東宮聞德

宗大漸上疾不能言任即入以詔召叔文入

坐翰林中使決事

詔下或無召字文下或無入字使下或無決字

任

以叔文意入言於宦者李忠言稱詔行下外

初無知者以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攝冢宰

兼山陵使中丞武元衡為副使宗正卿李紆

為按行山陵地使刑部侍郎鄭雲逵為鹵簿

使

或無兼字紆或作逵

又命中書侍郎平章事高

郢撰哀冊文禮部侍郎權德輿撰謚冊文太

常卿許孟容撰議文 庚子百寮請聽政曰

自漢以來作以或喪期之數以日易月而皆三

日而聽政我國家列聖亦克脩奉罔或有違

況大行皇帝酌於故實重下遺詔今日至期

而陛下未親政事羣臣不敢安宜存大孝以

寧萬國天下之幸不許是月昇泗州爲上州

二月辛丑朔中書侍郎平章事臣郢門下

侍郎平章事臣珣瑜檢校司空平章事臣佑

奉疏曰大行皇帝知陛下仁孝慮陛下悲哀

不卽人心聽政事故發遺詔令一行漢氏之

制今陛下安得守曾閔匹夫之小行忘皇王

繼親之大孝以虧臣子承順之義猶不許

壬寅宰臣又上言曰陛下以聖德至孝繼受

寶命宜奉先帝約束以時聽斷不可以久從

之 癸卯朝百寮于紫宸門杜佑前跪進曰

陛下居憂過禮羣臣懼焉願一覩聖顏因再

拜而起左右乃爲皇帝舉帽百寮皆再拜佑

復奏曰陛下至性殊常哀毀之甚臣等不勝

惶灼伏望為宗廟社稷割哀強食 景午罷

翰林陰陽星卜醫相覆碁諸待詔三十二人

三或作四初王叔文以碁待詔既用事惡其與己

儕類相亂罷之 己酉易定節度使張茂昭

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餘如故 或無使字可史作兼河

北節度自至德已來不常朝覲前年冬茂昭

來朝未還故寵之 辛亥 史作卯詔吏部侍郎

韋執誼守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 侍郎

史作郎中左丞史作尚書右丞初執誼為翰林學士知叔文

卷三

昌黎外六

七

世綵堂

幸於東宮傾心附之叔文亦欲自廣朋黨密

與交好至是遂特用為相 乙卯太常奏禮

云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周禮圜鍾之

均六變天神皆降林鍾之均八變地示咸出

不廢天地之祭不敢以卑廢尊也樂者所以

降神也不以樂則祭不成今遵遺詔行易月

之制請制內遇祭輟樂終制用樂從之又奏

禮三年祭宗廟今請竣祔廟畢復常從之

辛酉貶京兆尹李實為通州長史詔曰 詔下或有

詞一道字曰下或實素以宗屬累更任使驟

升班列遂極寵榮而政乖惠和務在苛厲比

年旱歉或作先聖憂人特詔逋租悉皆蠲免

而實敢肆誣罔復令徵剥頗紊朝廷之法實

惟聚斂之臣自國哀已來增毒彌甚無辜斃

踣深所興嗟朕嗣守洪業敷弘理道寧容蠹

政以害齊人宜加貶黜用申邦憲尚從優貸

俾佐遠藩實詣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

寵強愎不顧文法文或是時春夏旱京畿乏

四十二

昌黎外六

世綵堂

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

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

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貸麥苗以應官

或無優人成輔端為謠嘲之實聞之奏輔端

誹謗朝政杖殺之實遇侍御史王播於道故

事尹與御史相遇尹下道避實不肯避導騎

如故播詰讓導騎者實怒遂奏播為三原令

廷詔之原或作陵轢公卿已下陵或隨喜怒

誣奏遷黜朝廷畏忌之嘗有詔免畿內逋租

實不行用詔書徼之如初勇於殺害人吏不

聊生至譴市里謹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

由間道獲免 壬戌洪慶善云史作寅誤制殿中丞皇

太子侍書翰林待詔王伾可守左常侍依前

翰林待詔書或作讀依前翰林待詔史作充翰林學士○今按前云上學書於

王伾後云以侍書得幸於上蘇州司功王叔

文可起居舍人翰林學士又以司勳員外郎

翰林學士知制誥鄭絀為中書舍人學士如

故又以給事中馮伉為兵部侍郎以兵部員

六十二昌黎外六 九 廿綵堂

外郎史館修撰歸登為給事中修撰如故登

伉皆上在東宮時侍讀以師傅恩拜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六

世綵廖氏
亦梓家翰



